

春风扑在人的脸上，软绵绵的。有人说,那是春姑娘的呼吸;毛毛雨飘飘洒洒,个不停,像是春姑娘在用细箩筛沙。一天一夜工夫,大地变了,柳条儿染上了青色,枯干上冒出了嫩芽,麦垄儿如同被绿笔描画了一遍,塘边道旁,小草儿拱出了地皮,似刚刚睡醒的娃娃从被窝钻出的脑袋……麻雀叽叽喳喳叫得特别起劲儿,似是爲春天而欢唱。

老迷糊早就起了床。这个奔“七”老汉向来是以“三能”著称的,能干、能睡又能逗。昨天夜里，老汉一反常态——失眠了,整夜似醒非醒地在床上“烙饼”,胸口像有个小兔子突突地直跳。这种情隋,一生中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他娶媳妇的前夜,另一次就是今天。今天,是开春第一次播种,也是他出师第一次驾驶新式播种机。

院里花公鸡才叫出半声,他就鲤鱼打挺般地跳起来,三蹬两拽穿好衣服。房外,雨住天晴。他推开房门,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清凉中夹带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他深深呼吸一口,爽彻肺腑,顿时觉得增加了几分精神。春风啊,不但吹开了冰河水,吹绿了大地,也吹放了农民的笑脸。

天并不大亮,老迷糊颠着小疾步子来到地里,一脚踩下去,宣腾腾的,抓起一把土,湿乎乎的,他高兴地摇晃着脑袋,连声赞叹:“好墒情,好墒情!一粒籽入土,不出两颗苗才怪哩!”

“苏三离开了洪桐县,不由人一阵阵喜满胸怀……”他驴唇不对马嘴地哼着越调,又回到家里,找到那张他用了四十年的双腿木楼。这张楼,一年年被油浸得黑红透亮,楼把上磨出了深深的指印。见到它,老迷糊心头升起一股感慨。几十年前,他就是十里八村都闻名的好楼把式了,楼出的地就像弹在洼里的好线,背背苗间像刀裁一样均匀,过往行人总是观花般地恋恋不舍,一迭声地喝彩。他带的徒弟第一个接一个,不达到跟他一样的水平,决不放手。现在的师傅——王老爷子还当过他的徒弟呢!

“老伙计,休息吧!”他抚摸着木楼,自言自语:“不是咱老迷糊喜新厌旧跟你‘离婚’,人家播种机隆隆一过,顶咱俩晃荡三四天,不叫你‘退休’行吗?”

他摇晃一下楼把,合拉棍叮铃铃响了几声,像是对主人的回答。他把木楼搬到屋儿岔里,看着确实不碍手脚,这才又哼起越调,倒背双手,甩开小步再次来到老爷子家的机房。

崭新的播种机安静地卧在机房里,在晨曦中闪着红光。见到它,老迷糊心

老迷糊拜师

刘忠全

花怒放。他扑过去,用袖子抹那落在身上的尘土,可怎么也试不干净,他这才想起,机身上放着棉纱哩。他拿过棉纱,两手并举,究竟擦了多少遍,记不清了,直到连苍蝇落上也得滑个滚才住手。他喘着气,又摸摸膝盖,望望加油孔,左端详右查看,实在觉得没啥好收拾的了,才小心翼翼地坐在操纵台上,点上一根烟,悠然自得地吸着,耐心等待自己的师傅王老爷子。

想到王老爷子,老迷糊暗自好笑,当初,老爷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还是个十七岁的小丫头。她一脸的顽皮样,两只大眼睛总是不停地眨巴着,脑后梳一对硬梆梆的小蛤蟆腿,一举一动都那么干脆利落。他父亲派活的时候,老爷子脑袋一甩脆生生地说:“我跟迷糊伯学耩地吧!”

老爷子的父亲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老迷糊。老迷糊吃了一惊,心想,小丫头学耩地这不是日头从西边出来吗?他第一次和老爷子开起了玩笑:

“老爷子,你有多重呀?”
“四十二公斤整!”

“二四八,二二四,嗯,八十四斤呀,对吧,告诉你,一百三十斤的小伙子还累得腰酸腿痛眼发涩哩,你呀,装在笼子里当鸟喂还凑合,学耩地,下辈子吧!”

“当大伯的挖苦侄女了,揪他的胡子!”人们笑着起哄。老爷子并未生气,也开心地笑道:“迷糊伯,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老迷糊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晚饭时,他刚端起饭碗,老爷子蹦哒进来了,开门见山地要认师傅,迷糊连吓带哄,末了,还说:“闺女家学这个干啥?又费力又费眼的,学成了,一出门子还不是白扔!”老爷子嘴一撇:“你呀,不教我,是想把技术带到棺材里去吗?”

老爷子好说歹说,老迷糊既不肯收这徒弟,嘴上的功夫又比不过老爷子,只好躲避。谁知老爷子年岁不大,老有主意。她缠着迷糊不放,一天三顿饭,老迷糊一端碗老爷子准到,一出门,老爷子就像个尾巴跟在后边叨叨,直闹得老迷糊哭笑不得,只好反过来哀告老爷子:“好侄女啦,不是我教你,学耩地得先牵墙,那红马可烈呢,踢坏你胳膊腿可怎么找婆家!”

老爷子一笑,闪身走了。老迷糊暗笑,

以为这下把她唬住了。谁想刚要下地,老爷子牵着马来了,一见迷糊伯就像在学校里跳木马似地窜上马背,这可把老迷糊吓坏了,急得大喊:“快下来!快下来!”

“下去?没那么容易!”老爷子呵呵笑着:“你说马烈,我跑两圈给你看。”说着两腿一夹就要打马飞奔。老迷糊抓住缰绳,哀求道:“我的大小姐啊,我服了你还不行吗?”

“到底收不收这个徒弟吧?”
“收,收!”
“那还不行,得演习演习!”
“怎么个演习法?”
“我喊你声师傅,你称我声徒弟,这才算!”

“好,好,你喊吧!”

“迷糊师傅!”

“哎,老爷子徒弟!”

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他俩也不由得笑了。

老迷糊虽收下徒弟,可教着并没有信心。几天后,他发现小丫头身上很有股子劲,也聪明,这才开始认真传艺。开始先教三字经:“稳扶耩、手轻摇、踩八字、往前瞧、定粒眼、眼勤瞄、始下楼、紧三摇、到地头、慢三摇。”老爷子接受得很快,不久便独立操作了。当然也免不了出些问题,什么噎耩呀、露种啦、出弯啦,这时,师傅就要沉下脸来,怪狠地批评几句,老爷子从没为此失去笑容,只是刻苦练习,练习。

老爷子学得真快,时间不长,她耩出的苗垄,简直与师傅的差不多。村里农民翘起大拇指,都说严师出高徒。老迷糊听了,真比三伏天喝下几杯冰水还痛快哩!

后来,老爷子买了一架新式播种机,由老爷子管理,那年一开春,老迷糊心里可踏实不下来了,自己当了一辈子楼把式,如今不尝尝这播种机的滋味,可太冤啦!他打定主意,找到老爷子:“我跟老爷子学架播种机吧?”

老爷子爸还没答言,老爷子抢先开了腔:“迷糊伯,您有多沉?”

老迷糊以为架播种机得先问体重呢,便随口答道:“一百五十二斤整。”

“这么重,关在圈里当猪养还凑合,学架播种机?下辈子吧?”说着顽皮地一

笑,拔腿走了。

人们哄堂大笑。老迷糊这才反应过来。他不泄气,胸有成竹地说:“小老爷子能治天能治地,我看没能耐治厚脸皮!”说罢,尾随老爷子去了。

机房里,老爷子正检修牵引车,老迷糊进屋她假装没看见。老汉心想,反正我是松树流油,粘上了。他想干点什么,可又不能插手,转来转去,看见一团棉纱,这才得救似地抓过来,小心地擦拭机身。老爷子把笑憋在肚子里,可就是不吱声。擦一遍又一遍,老爷子修完了,刚一直腰,老迷糊抓起水桶就跑,老爷子喊一声:“干什么去?”“给师傅掂水洗手哇!”“快去快回!”“是!”

“水来了。”老爷子刚要洗手,老迷糊一挡:“且慢,这水是给俺师傅打的,你收我做徒弟,就理直气壮地洗,你要不收么,那……”

“徒弟?早就有了。”

“在哪里?”老迷糊一愣。

“那不?”老爷子往远处一指,老汉顺她的手望去,不见人影,正纳闷,老爷子的手指悄悄弯过来,直弯到老迷糊的鼻子上。他这才恍然大悟,这徒弟早就内定了,只不过是老爷子故意捉弄他罢了。尽管这样,他依然十分高兴,亲切地喊了一声:“师傅!”

“哎!”

两人开怀大笑,笑得两眼流泪。今天就要用播种机正式种下了,在老迷糊看来,这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交接点,而这个交接点是体现在他的手中,怎能不高兴呢?他端坐在操纵台上,仿佛突然回到了青年时代,肥沃的土地敞开了怀抱,正等着他去播下金色的种子,五谷丰登的金秋幻影地展现在眼前……

老迷糊正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中,忽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回头一看,一件崭新的薄棉袄披在肩上,老爷子站在背后正嘻嘻地笑哩!

“这闺女,来了也不说一声!”老汉嗔爱地瞪了她一眼。老爷子把嘴一撇,大眼睛眨巴着:“您早起来也不叫俺一声,早晨春风凉,也不加件衣裳!”

老汉嘿嘿地乐了,灭掉手中的烟道:“师傅批评我接受,走,我们播种去!”

老迷糊驾驶着播种机驶向无边的原野。播种开始了,老迷糊熟练地操纵着机器,严密地注视着粒眼,准确把握深浅程度。火红的太阳出来了,朝霞映红了机器,也映红了驾驶室里的老迷糊和老爷子。机声隆隆,鏊铃声声,汇成一曲优美的交响乐章。老迷糊听着,心头像灌了一杯醇美的酒,醉透了……



冬日潘安湖。 童晓霞 摄

雨夜寄思

朱玉柱

给母亲打电话,那天正好姐姐去看望父母。听姐姐说,那时母亲已病得很重了,就靠吃速效救心丸来抵抗心疼痛。但母亲一听是她小儿子打来的电话,浑身又来了精神,反复安排我不要挂念家,说大哥这个星期天刚回来过,家里都好好的,更安排姐姐不要把她生病的情况告诉我们,免得我们在外挂念。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们弟兄商量决定,每周轮流回去陪伴父母。其实大哥那个周末才回老家看望过父母,哥哥走时母亲还骑着电三轮车把他送到村东头的丁庄路口搭车。可才从家里走几天,母亲就突然离开了,哥哥直到现在都责怪自己太粗心,那次回去没有及时觉察到母亲的病情。

老家村里人说母亲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支持父亲的工作。1958年春天,父亲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响应国家支边的号召来到青海。可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和父亲同去的几个人要么挨受不了饥饿,要么是家里人拉了后腿,都先后回来了,只有父亲一人留在了那里,父亲工作的大草原就是现在不再保密已开放的“原子城”,若没有母亲的全力支持,父亲很难安心在那里扎根,一干就是26年。

我在母校等你(外一首)

——送给我的孩子们

刘彦章

6月4日
周口师范学院
揽月湖畔风华路旁
毕业前夕的学子们
正在以跳蚤市场的形式
向青春告别
向母校告别
向学弟学妹们挥手再见

青春与青春作伴
年轻陪伴年轻
人头攒动
纯洁而诗意的学子
正肆意寄送自己的青青子衿
小提琴、网球拍、拉力器
手电筒、考研书、小凉席
还有带着体温与四年记忆的衣鞋
“随便给,送给学弟学妹了!”
“学妹亲一口,东西全拿走!”
“哥哥走西口,物品不保留!”
文学、新传、外语、美术、音乐舞蹈
数学、计科、化学、物理、经济管理
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孩子们
正义诗意的语言和搞笑的打诨
处理自己大学时代最后的光
完成各自最后的告别
而今夜注定
是通宵无眠的仲夏长夜

今夜的月光

不敢再一遍趟过
人头攒动青春拥挤的风华路
大学西舍揽月湖畔的柳荫之下
风华正茂笑靥如花的学子们
正在挥洒
无名的离愁

母校
我要走了
天亮之后
我将从此与你挥别
在这屈指可数的最后时光
我想把我的惜别
沉入清激的揽月湖底
与五彩缤纷的锦鲤
共——游——

母校
从今以后
大学已成背影
再不能奢侈地挥霍
大把的青春时光
再不能恣意地怒放
人生的灿烂花季
头顶青涩的果实
学弟学妹们
今夜,我以跳楼甩卖的价格
把属于我的大学记忆
全部
寄卖给你们

一晃四年
从稚嫩到成熟
从青涩到稳重
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们
一晃你们就要毕业了
四年记载你的脸
岁月印证我的沧桑
6月4日夜的风华路
灯火阑珊处
寻找曾经熟悉的面庞

飞蛾的悲哀(外三首)

卞彬

那只飞蛾一直在窗上撞来撞去
试图能够飞到明亮的窗外
它不知中间有玻璃阻隔
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失败

被锯倒的树

被锯倒的树躺在地上
一声不吭
它的枝叶凌乱地
散落在它的旁边

被锯倒的树再也不能
撑起一方天空
断裂处
渗出它浑圆的泪珠

被锯倒的树
无处申诉自己的苦楚
一圈圈年轮
是它内心不平的波动

被锯倒的树
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因为它是被一种叫需要的锯
锯断的

时间是一只羊吗

时间是一只羊吗
生命的叶片
生命的花朵
被它
温柔地
一口口啃去

时间是一只羊吗
不想它有如此神力
我拼命拽住它的尾巴
结果反被它
拖得
精疲力尽

它停了
是出了故障还是没电了
让人不得而知
我们也不常常停下来吗
令人一脸的不解